

(6) 乡野奇谭

在我的故乡流传着很多荒诞不经的乡野奇谈，有些在我听上去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在我童年的时光中，我姥姥就曾跟我提到过很多离奇的事情，真假莫辨，但是以我童年时期对姥姥的崇拜和景仰，心里断然不会接受她的话语会有胡编乱造之嫌。

我妈妈娘家这一门是个大家族，除了我妈妈和大姨、舅舅、姥姥家在 D 城之外，其余几个姨姨全部都生活在 N 城，其中四姨一家人跟我们家走得算是比较近。我曾经在 N 城借读高中的那一年便是住在我四姨家，因此也与四姨的两个孩子结为坚定的“盟友”。四姨的大女儿名叫柳小菁，算是个学霸级的小姑娘，闲来无事总是帮父母操持家务，基本上中午饭都是由她来做的，她经常用一口堪比洗澡盆体量的大铁锅熬骨汤，然后趁锅里的浓汤翻滚沸腾之际将揪面片子扔进去，飕飕飕就像是刺客扔飞镖似的从容不迫。四姨的儿子名叫柳洋，长着圆圆的大眼睛和招风耳，个头长得不是很高，但身材尚且壮实。少年时代的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猴”，这个略带戏谑的外号颇得他形貌外表的精髓。他灵猴般的外貌和他的脑袋瓜子相得益彰，为人非常聪慧和机敏，在学业成绩上更是甩他姐姐一条街，堪称学霸中的“霸中霸”，体育运动也尚可，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文艺细胞，绘画、音乐什么的一窍不通。

我和柳洋结成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情”，他有时候会帮我搞定作业，而我答应给他教吉他。那时候的我在初中时代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且颇有些拥趸追随者的“吉他手”，正由于这个机缘，我也赢得了诸多与姑娘们交流的机会，柳洋看得眼红，一直想跟我学吉他。我办事喜欢雷厉风行，在刚到 N 城的那第一个礼拜便撺掇四姨夫给柳洋买了一把两千多元的木吉他。柳洋的审美一直以来都令我捉摸不透，他千挑万选最终挑选了一把深褐色的、磨砂漆面的木吉他，还挺沉，看上去像是街边老头卖艺时常拿的那种老嘎子吉他。

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给柳洋勉强教会了单弦弹奏“猪八戒背媳妇”，而那时的我早就可以游刃有余地演奏“Stairway to heaven²²”的几乎所有乐句。每逢周六傍晚的时候，我俩都会去距离他家不远处的杨桦林那边切磋一番，无奈柳洋的吉他演奏水平一直就停滞在原地踏步。后来他曾向心仪的姑娘演奏了吉他，在姑娘鄙夷的眼神和“嘁”的一声叹息之后，柳洋那段无疾而终的暗恋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也遂将木吉他束之高阁，再也不曾摸过。

尽管吉他的水平从未曾精进，但是柳洋跟我的手足之情却与日俱增，我俩经常在一起

22 “Stairway To Heaven”是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于 1971 年 11 月 8 日发行的一首摇滚歌曲，其中的吉他演奏尤为知名。

此生无望

畅聊着各种光怪陆离的趣闻，甚至分享各自秘而不宣的隐私。

我洋洋自得地告诉柳洋，我爷爷年轻时加入了“幻想剧院（Fantasy Theater）”这家幻境游戏公司，不仅和团队成员们创作了“失落的帝国”这款恢宏巨作，还在因缘际遇中邂逅了离奇辞世的传奇摇滚明星，甚至见证了他们如何缔造“此生无望”ART幻境乐团的辉煌神话。爷爷将这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记录了下来，呕心沥血撰写了一本名叫《南川集》的著作。柳洋对这本《南川集》趋之若鹜，在他的百般央求之下，我有些不情愿地将那本书稿借给他看了几天，心想着柳洋一定会被书中“此生无望”那些诡谲怪诞的尘封往事所吸引。

岂不料结果完全事与愿违，柳洋看完《南川集》后竟嗤之以鼻，他觉得书中的蹉跎往事与他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产生不了什么共鸣。因为自幼生活于荒野乡间，柳洋对什么FS-XR记忆体以及“幻境空间”之类的玩意儿完全提不起兴趣，摇滚乐什么的也撩不起他的激情，但是柳洋却唯独对自己故乡那些光怪陆离的轶闻如数家珍。他曾经煞有介事地跟我讲起他小学时候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怪事，自己当时一位名叫闫灵琪的小同桌就有过跟“狐仙”切磋的神奇经历。后来在因缘际遇安排下，我和柳洋偶然间还邂逅了这位朋友。

某个周五放学后的黄昏，我们约闫灵琪在学校不远处小吃街拐角的大槐树下练起了摊，大家伙边吃着烧烤边喝着啤酒，我和柳洋则侧耳聆听着闫灵琪那段怪力乱神般的诡谲遭遇。

闫灵琪这小子的语言表达异常生动，他讲起那时候大约是自己小学三年级的光景，他为了从桃花山抄近道回家，经常会在远离民居群落的密林和峭壁悬崖间“抄近道”，尤其喜欢在断崖之下的“川”里面穿行。在当地这种“川”也被叫作“河湾”，其实就是干涸的河床之类的鬼地方。借着酒劲儿面色微醺的小闫同学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和柳洋，说他曾经在河湾旁侧的苞米地里面看到“狐仙”偷东西的怪象。

那时他刚上三年级第一学期，正好是开学初的一个秋天中午，小闫同学独自一人溜到“川”里抄近道回家，深秋正午的艳阳几乎快要将他晒晕了，于是乎他钻到河川边的苞米地里想乘凉休憩一会儿。无意间小闫同学看到光怪陆离的一幕：一望无际的苞米地边躺着一位正在午睡的老农，忽然从灌木丛中窜出一只棕红色的狐狸凑到老农鼻前闻嗅，趁着老农正在酣睡之际，那只胆大妄为的狐狸竟然偷了很多苞米（玉米）并统统塞进一个布袋里。

正午时分，河湾漫滩周遭万籁俱寂，那只肆无忌惮的狐狸竟然将老农的白大褂偷偷裹在自己身上，用斗笠遮住狐狸脸，然后学着老农的模样龟背驼着那半麻袋苞米气定神闲地穿越在干涸的河湾里，从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个戴着斗笠穿着大褂子的小矮子那般穿行在荒无人烟的河川里，行踪颇为诡异。

眼前这荒诞不经的一幕恰好被昏昏欲睡的小闫同学无意间瞥见，几乎将他直接给原地

(6) 乡野奇谭

吓傻了，于是小闫同学战战兢兢地躲在不远处土坡上的刺槐丛中一动也不动地窥探着眼前的一切。不久那只狐狸的身影便逐渐消失在河谷中，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小闫同学便在河川旁侧的刺槐和荆棘丛里暗中尾随那只形单影只的狐狸。不料那片荆棘丛愈来愈浓密，小闫才尾随了不远一段距离便被布满荆棘的荆条团团围住。待到小闫拿着粗树枝拨开那些荆棘，远处沟壑纵横的河床中竟变得空空如也，早已不见了那只神秘狐狸的踪影。

我被闫灵琪口中怪力乱神的事情搞得胆战心惊，他却又煞有介事地提到自己得罪“狐神”的可怕后果。在半个多月后小闫又趁着正午时分再次潜入那片万籁俱静的河川，这次他既没有看到苞米地里的老农，也没有看到那只神秘兮兮的狐狸，干涸的川湾沿岸两侧密林里除了传来几声老鸹（乌鸦）的聒噪声之外，啥活物的踪迹也看不到。

小闫同学忐忑的情绪得以稍许平复，然后壮着胆子从密植着灌木丛的坡上溜到干涸的河床腹地，那鬼地方布满了犬牙交错的怪石和砾石，正中央那绵亘向西的川壑正是那天他记忆中那只怪力乱神的狐狸所走过的“甬道”。

河湾两侧矮崖般的土坡上皆尽是金灿灿的胡杨林和火焰般蔓延的山毛榉树，午后秋日的艳阳晃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小闫就这样故作镇定地走在河川中央，就在他逐渐放松警惕并气定神闲地吹起口哨的时候，忽然从河川边两侧矮崖的灌木丛里飞出许多土砾（当地方言，即为土块的意思），狂风暴雨般直勾勾全部都打到可怜的小闫同学的脸上，直接将他打得齿颊窜血、鼻眼歪斜，硬生生被砾石和砂砾团给塞满了七窍，霎时间便晕了过去。

直到暮霭沉沉的傍晚时分，略带凉意的秋日晚风拂过这片河川，突然打了个趔趄的闫灵琪这才缓缓苏醒了过来，他摸脸时骇然发现自己的七窍竟塞满了黏土和砂砾，鼻孔和嘴角上黏糊着早已干涸的血痕。黄昏已至，闫灵琪惊悚万状地环顾着夕阳下荒无人烟的川壑，远方的河川尽头除了盘旋起落着一些老鸹，周遭万籁俱静，啥动静也没有，不像是有人埋伏在周围恶作剧的样子。正当他疑惑不解的时候，从身后那矮崖坡上的刺槐丛中隐约传来几声狐狸叫。闫灵琪仿佛醍醐灌顶般想到了什么，在旷野中大叫着奔跑起来，一路上疯疯癫癫、涕泪横流地飞奔回家的方向，他知道这一切一定是那只偷苞米的坏狐狸在捣鬼。

我听完后乐不可支地差点将嘴里的啤酒喷到闫灵琪的脸上，但是柳洋和闫灵琪却都是一脸严肃的样子，看到我对闫灵琪口中那天方夜谭般的“奇遇”竟然无动于衷，柳洋一本正经地辩解起来并妄图彻底说服我。在柳洋口中，那种偶遇“狐仙”的经历绝非偶然，当地有很多小孩子都有过类似这样的际遇。在这座古老小镇的乡野传闻中，擅于“成仙”的不仅限于狐狸，还有刺猬、驹狸猫（松鼠）、土狗、老鸹（乌鸦）和癞蛤蟆之类的玩意儿，甚至连老物件都有可能，例如老玉、红木老家具甚至是锅碗瓢盆这样的什锦杂物，而民间暗中信仰的各路鬼神更是数不胜数。柳洋煞有介事地说城郊某村子里一位名叫林檎的螺夫

此生无望

就擅于跟老鸹对话，因而在老鸹的“指点”下经常猎得很多野味，但是据说某次他没有兑现老鸹的承诺（留下鱼肠给它吃），后来遭到老鸹报复之类的坊间传闻。

这些离奇传闻不仅只出现在柳洋和他那些神神叨叨的小伙伴的口中，甚至在我借读的理科尖子班上也屡见不鲜，那个压抑的班级尤以女生居多。一位名叫王小兵的姑娘，圆圆的脸长得像个胖熊猫，但却留着一个板寸头，让人记忆犹新。她坐在我前排，课间我们经常闲聊侃大山。某个周五上午她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梦到牙齿全部脱落掉了，估计不久会有亲人离世，她得去看望一下她姥爷。傍晚她就去校门口的蛋糕房买了一大袋子糕点，乘坐两小时的面包车去深山村子里探望姥爷，等到周一上学的时候，她就得到自己姥爷猝然离世的消息。这段真实的经历至今让我心有余悸，不禁思索着所谓的宿命和轮回是否真有其事。

(7) 故乡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再一次搬到了新的住处。我妈妈当时担任科技局的局长，我们家也分到了一套还算不错的房子，在毗邻东关市场不远处的一片居民群落之中。那家属院与周围连甍接栋的高层相比略显寒酸，院落中是几排连幢的红褐色楼房，大约有七层楼那么高，我们家当时是四楼。

沿着东门口大十字那熙攘的街市一直往南，穿过那些扯着五颜六色旌幡和牌匾的面馆、茶屋、棋牌室和黑胶唱片店，步行约五六百米就会来到我们家居民区所在的那条街巷。穿过那条静谧得有些可怕的小短巷，往左拐便会看到一堵铁栅栏门，进去后眼前豁然开朗，两排棕褐色的连幢居民楼赫然呈现眼前。我们家所在的那幢居民楼位于最靠里的一座单元，楼道稍显逼仄但光线尚且充足，最令我匪夷所思的是这幢楼竟然没有电梯，每次爬上四楼我都会累得像头耕地的老牛，一头扎进自己的卧室气喘吁吁地喘息老半天。

新家带给我的是无法抑制的欣喜。那棕红色砖墙、明镜似的窗子令这座混凝土结构建筑在青空下仿佛一座座古堡般静谧，我经常会趴在自己卧室的窗子前凝望远处。冬天时，旁侧高耸的居民楼上会冒出遮天蔽日的白烟，少不更事的我还以为着了火似的惶恐不安。当得知那滚滚白烟是锅炉房中的蒸汽，我便安宁了下来，闲来无事最喜欢趴在窗口凝望那白雾氤氲的建筑顶部。望着那云蒸雾绕的烟气逐渐消散在夜空中，我会有很多遐想，仿佛看见了天空之城般想入非非。“我最喜欢那里了……很想去顶楼看看……”有天夜里我指着弥散在夜空中的蒸汽喃喃自语道，我爸爸略带惊慌地说我千万不要溜到那顶楼的锅炉房附近去，会被那蒸汽烫死的。

最初搬进这座棕褐色的小楼很是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闲来无事我就会趴在宽大的阳台上眺望远处的街市和隐约可现的南山群麓。这片居民区毗邻永定河西岸的断崖之上，远处的河谷几近干涸，沿着绵亘蜿蜒的河漫滩东侧是成排的桦树和参天白杨，深秋季节的晴朗天空下似乎能从那浓密的白杨林、金黄色的桦树林和红彤彤的山毛榉树丛深处飘出几抹云烟，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这幅画面至今成为了我心底无法解释的梦境。

我们家属院西北角是一处断崖，下面是潺潺的永定河，河漫滩附近尽是一些诡谲殊形的灌木和落叶乔木，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便呈现金灿灿的一片。从我卧室的西北角极目远眺便可窥到那边神秘而荒芜的地界，远处绵亘着一条残垣似的狭长而低矮的断壁遗迹，墙壁上是一排空洞的窗户眼，貌似是房屋拆迁后留下的残垣遗迹。夏天繁茂的葡萄科植物的藤蔓从残垣顶端倾泻而下，还有低矮的杨桦枝叶密实地覆盖在墙头的砖石上，一些鸦雀从枝桠间窜出，像是落叶一般飕飕地钻入残垣前方的灌木丛中。偶见狸猫和野狗在河漫滩边

此生無望

穿行，每逢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便成为野狗们聚众斗殴的绝佳场所，从密林和河漫滩边依稀不断传来野狗哭泣般的哀嚎声。

我们家楼下斜对角住着一户人家，那位名叫李钟的伯伯跟我父亲一样也是一名警察，为人忠厚老实，但是他的儿子显然不走寻常路。那位小李哥哥在小时候是我们交警支队家属院中的“风云人物”，从小学习不好，但是投机倒把的事情却绝不少干。据说这位小李哥哥在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再未读书，意气风发地投身到社会洪流之中。他干过不少行业，倒卖过药材、林木、电子产品，也站过柜台、开过房产中介、跟人合伙开过烤串店和酒吧，甚至还跟朋友一起搞过一个私人加油站，但是均以失败告终，那座加油站甚至差点因失火而引起爆炸。

在小李哥哥那怪力乱神的描述中，他有着令常人无法想象的丰富经历，就像是一只荒野求生的野猫般九死一生，老天爷似乎怎么都惩不死他。由于自己少年时父母疏于管教，他经常出入录像厅或洗浴中心，染过严重的脚气和皮肤病，还曾在沙漠边陲地区差点染上腺鼠疫，遭遇过严重的车祸甚至断掉了三根肋骨，还曾搭乘羊皮筏子遭遇险滩差点淹死在黄河里。但是他就像是一只顽强不屈的流浪猫般劫后重生，竟然就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恍若灌木丛中的菟丝子那般野蛮生长。

这位小李哥哥尽管总是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不入流之事，但是却有着极好的人脉，而且自己还自学了很多“旁门左道”，帮助街坊邻里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他自己就会冲洗胶片，并且像是阿谀奉承般帮我爸爸冲洗了很多超大幅的相片，这些“巨大”照片在当时的照相馆中冲洗可是价格不菲。他还会修理汽车和各种家用电器，后来还成为我们家属院中最早捯饬 XR 设备的一批人。直到我童年第一台电脑中病毒几近报废的时候，他还帮我重装过系统，配置过 XR 装置、HMD 头盔和体感衣，这在我们家属院当时可算是绝无仅有的壮举。看着自己电脑屏幕上那一排排符咒似的乱码不断地消失又涌现，那位小李哥哥就像是拥有魔法似的，不久我那台被病毒侵蚀殆尽、仿佛僵尸般破旧瘫死的电脑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不由得对小李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

正是由于小李哥哥诸如此般的“奇技淫巧”深深吸引了我，我有时候会跟他腻在一起瞎混一整天，胡天海地地乱聊一气。他煞有介事地跟我聊起他曾经跟着一名老板跑去新疆周边的沙漠做某种神秘兮兮的生意，跟他一起去的伙伴们很多都死掉了，只有他逃了出来，在荒漠中踟蹰独行，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就随便摘一些沙棘浆果之类的充饥，就这样竟然活着从沙漠里爬了出来。我听完后大为诧异，不知道他那个魔鬼老板究竟在沙漠中做着怎样的营生，而他又是怎样从那个地狱般的魔窟中逃出来的。后来这位小李哥哥说是要创业，从我们家属院中很多熟人家里借钱，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爸爸，据说我爸爸给他借了小

(7) 故乡

十万块钱，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约莫一年之后，这位小李哥哥便仓促间向我爸爸辞行，说是要去广州那片发展，然后就将我爸爸的钱悉数返还了回来。

后来我上大学回来才知道这位小李哥哥因为诈骗罪已经锒铛入狱，据说判了很多年。当年他几乎借遍了家属院中所有人的钱，数额巨大，但却只在临行前给我爸爸归还了所欠的债。再后来，我们便搬家了，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再次提起这位颇具神秘色彩的浪子。

三年后我们家搬进我爸爸单位的交警大队家属院，不知是命运安排还是“风水问题”，自此之后我便莫名其妙地步入了命途多舛的青春叛逆期。那是一段交织着叛逆和愤怒、狂傲和自卑、希冀和绝望的混乱时代。我在这段不堪回首的少年岁月中换过四所学校、经历过几段盲目而狗血的爱情故事、结识了一帮在我生命中来了又走的狐朋狗友，也屡次深陷险境和绝望。在经历了不可胜数的、鸡零狗碎的劫难之后，我终于迎来了高中时代的终结。当时自己高考的分数还算可以，高出一本线三四十分，但无奈造化弄人，我自己所报的志愿竟然没有任何一所院校录取我。正当万念俱灰的我已做好了复读打算的时候，命运之神给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抑或也算是巨大的惊喜），我爷爷本科时就读的学校补录了我，甚至在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将我的档案调了过去（其实是我父母委托了爷爷当年的挚友帮忙，恰逢调剂时爷爷当年那所本科院校最终补录了我）。就这样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般奔赴去了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并在那里开始了我梦幻般光怪陆离的大学时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故乡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我在2144年的这个盛夏回到了故乡，自己童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这座家属院还存在，只是早已颓败荒弃。我考上大学的那年父母便将这座房子闲置并准备转手卖掉，全家遂搬到新城区一座毗邻体育场的小区，我后来便很少再回到那座交警队家属院。

故乡对我最深刻的记忆便来自奶奶家，曾经那座繁华的国营重工机械厂早已破产重组，而那座家属院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过了六十多年竟然还未曾拆迁，只是被风雨侵蚀得犹如残垣废墟般荒芜，只有奶奶家在内的曾经那几幢成排的“危楼”已然倔强地矗立在最北边的墙垣断壁旁侧。

傍晚时分我独自一人漫步到奶奶所在的那个家属院，这里的一草一木是这样令我记忆深刻。沿着一条河边栈道蜿蜒前行，几近干涸的河床中荒草弥漫，然后途经一处十字路口，街道的拐角处赫然矗立着鳞次栉比的颓败建筑群，镶嵌蓝色玻璃的墙幕沿着街角呈现出弧形的曲面，倒映出街景和灯火。十字路口左侧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沧桑石桥，近几年这座老桥换了新颜，不仅彻底修缮，还在大桥上方安置了红色的钢筋穹顶，每逢节日便会悬挂彩灯和灯笼。穿过这座石桥，赫然看到熙攘街市和连甍接栋的商铺，绿色墙壁的川味干锅鱼

此生無望

和红色牌匾的宽粉麻辣烫店毗邻街角，周边尽是富有市井生活气息的破旧小区。鳞次栉比的绿蓝色建筑蔓延着，一簇簇攒尖顶穹窿被街边霓虹所映照，看上去就跟碉堡似的。这片建筑群底部清一色都是五颜六色的餐馆，在灯火阑珊的商铺后面隐匿着比屋连甍的颓败单元楼，尘封灰蒙的窗户中零星亮着灯火。

那些建筑饱受风雨侵蚀且年久失修，墙壁上积累着烟熏火燎般的污垢和青苔，窗棂上还黏有蜗壳或蛞蝓的风干残骸。幽谧的深巷斗折蛇行，经常会看到彩色大公鸡伫立于墙垣之上觅食，不知道它们怎么上去的。

掩映于其间是一处更为静谧的小区入口，白色或青灰色窗棂的红砖矮房填充在院落中，落魄的小狗和花狸穿梭其间。矮屋群落尽头排列着连甍接栋的老旧民居建筑，暮霭中宛如幽深密林般静谧，那些矮旧居民楼的墙面上凸起着包裹防盗窗的彩色阳台和布满泥垢油污的排气扇，苔藓斑驳的黄褐色墙体和温室般的阳台隐匿在夜色中，悬挂着腊味和衣物的绳索交织如蛛网笼罩。这里便是我奶奶家所在的某国企家属院，很久之前这家国营重工机械厂曾蒸蒸日上，但是在本世纪中叶便彻底破落了，最终迎来破产的命运。

穿过这片鳞次栉比的黄褐色低矮居民楼群落，最后方毗邻空地的一排居民楼建筑就是奶奶爷爷家，空地前方逼仄甬道的两侧是已有七八十年历史的夯土墙四合院，荒芜的院落里竟然还有居民活动的踪迹，未被拆除的墙垣和花狸盘踞的顶棚间氤氲着袅袅炊烟，蜘蛛网般交织盘结的晾衣绳和电线低悬在天蓝色的石棉瓦屋顶上空，夯土墙垣间会突然冲出追逐嬉戏的小孩儿，还有遭遇的野狗徘徊其间。

最后一排居民楼的三层就是我奶奶家的位置，斑驳的米黄色阳台上严实地罩着玻璃防盗窗，明镜般的窗户映照着苍穹并散发出淡淡的幽蓝，阳台两侧卧室的窗户都悬挂着浅蓝色窗帘。在我记忆深处，每逢我走向奶奶家所在的那幢居民楼，阳台上总是能瞥见奶奶孤独伫立着的身影，她总是异常牵挂地站在阳台上望着那条逼仄的小道，那是我归来和离去的方向。

我的学生时代命途多舛，尤其是我初二那年生活动荡，父亲因工作变动被调去了遥远的W城，母亲则去了沿海S城某著名学府进修，整整两年的光阴我跟奶奶爷爷相依为命。正是那段心智尚未成熟的青涩岁月，我突然变得叛逆不羁，经常跟着小伙伴们打架斗殴，甚至全然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搬进了学校宿舍居住。虽然名为住校，其实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我会隔三差五回到奶奶家吃饭，每次来到家属院的时候，远远就能从阳台边眺望到奶奶守候的身影，她总是看到我的出现后才返回厨房准备煮面。每次我离去的时候奶奶同样泪眼婆娑，静静站在阳台上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如今这座冷清而灰封尘蒙的阳台满目疮痍，但回溯五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每个除夕夜

(7) 故乡

的傍晚却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下午我来到院子里时就能看到阳台正上方高悬的火红灯笼，每个角落都挂满了彩灯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花束，夕阳投射的余晖将这一切镀上了金灿灿的光辉。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吃的，傍晚时分我和爷爷在大门两侧贴上春联，晚饭时客厅里大圆桌边满满当当坐满了人，除了我们家还有姑姑家的人也悉数过来，鸡鸭鱼肉样样俱全，还有海参、鱿鱼和贝柱熬制的鲜汤，最后一道“压轴菜”便是大家齐心协力包的饺子。午夜时分，除夕夜铺天盖地的爆竹声响起，整座城市似乎都沉浸在绚烂烟火之中，爷爷总是要拎着一捆厚重且花哨的烟花爆竹之类的玩意儿，要么带着我去楼下燃放烟花，要么就是一家人齐聚在阳台边，大家躲在半掩着的玻璃窗后面放鞭炮，每一年的除夕夜都是这样的圆满无憾。

我爷爷在我初三毕业的时候因病离世，往昔那些全家人欢聚一堂语笑喧阗的场面再也回不来了，这辈子已经此生无望。

直到我高中毕业的那个 2094 年的盛夏，我终于收到了自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临行前的那个傍晚，我又和奶奶一起站在阳台边畅聊。落日余晖中的奶奶小心翼翼地拿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的眼眶湿润了，好像早已预知我此后远离故土的宿命，也许奶奶还想到了自己和亲人聚少离多的余生。那天傍晚全家人在客厅里开开心心地合影了好多张照片，奶奶也跟我聊了很多天南海北的事情，甚至还提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趣事，虽然时至今日已经忘记了具体聊叙的是什么内容，但那一幕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记忆。

我终于在 2094 年夏天的最后一声蝉鸣中离开了故乡，带着自己满腔的抱负和天马行空的幻想，奔赴到了华北平原腹地，那座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古城 H 城。

后来的我的人生犹如转蓬般漂泊不定，本科时一副混世魔王样儿忙着整天搞乐队和寻觅“此生无望”乐团的遗珠，其间还谈了几段无疾而终的恋情，结交了诸多好友。那些年我忙于学业的同时还疲于自己所组建的“无望之旅”乐队的巡演计划，终日辗转于华北平原几所城市间，总是一副颠沛流离的忙碌样，偶有机会返回故乡也不过短暂停留几天的光景，每次探望奶奶都很仓促，也再未曾在奶奶家老旧而温馨的房子里住过哪怕一个晚上。夕阳下金灿灿的阳台俨然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故乡的梦，虽然时至今日我还能眺望到当年奶奶所伫守的那扇窗户，但是曾经的记忆也已经渐渐模糊。

时光荏苒，2096 年冬朔日爆发大规模流感，身处异乡的我也病倒了，那时候所有人的生活似乎都很艰难。翌年夏天的境况似乎稍有些缓和，我在那年暑假又辗转回到了故乡。我拿着自己成摞的“乐队巡演”照片递给奶奶，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又让我想起了 2094 年她拿着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候的情景，她的微笑中饱含沧桑和欣慰。这一年盛夏我们将故乡很多角落逛了个遍，畅游了汐雁山城隍庙和南山魁星阁，屿琥公园和中山垒，还带着奶

此生無望

奶奶去 L 城几大博物馆好好玩了几次。那个夏天，奶奶跟我单独待过好几个下午，跟我聊了很多，说起自己曾梦到爷爷，还谈到故乡 D 城的很多奇闻轶事，我则向奶奶倾诉了自己的“摇滚之梦”，以及成为一名“幻境艺术家”的梦想。那天傍晚，奶奶出人意料地身着盛装，举着我的学生证和“无望之旅”乐队巡演照片，全家人其乐融融地留下几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等到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准备返回 H 城开始大三的生活，这次奶奶在门口不知为何潸然泪下，我却满脸的漫不经心，想着来年还能重返故乡来探望她。我们走下居民楼踟蹰来到小院中，奶奶依旧站在窗口目送我们远去，这是她最后一次站在阳台上眺望我们的背影。

那一次回到 H 城后，我再也没有机会造访奶奶家。这一年深秋时节新型流感病毒卷土重来并在各地疯狂肆虐，尤其是冬季的时候愈加严重，我们再也没有能够重返故乡的机会。就这样半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般转眼流逝，我们意气风发的“无望之旅”乐队几近分崩离析，所有人整天困在学校中，我在终日的焦虑和内耗中变成了蓄着胡茬的颓废浪子，真不知这样的鬼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就这样，在 2097 年冬朔日降临之际，我远在故乡的家人全都传染上了流感病毒，甚至连从未出过门的亲戚也同样中招了。我不由得为奶奶担心起来。

果不其然，由于新型流感余波肆虐，我奶奶同样不幸感染上了病毒。

2097 年 12 月 20 日，那天正好是冬至，中午十一点多我给奶奶电话，第一次她没有接到，约莫五分钟后我拨通了第二次电话，这次电话奶奶接通了，从电话中我听到她略带急促的咳嗽声，但是整体上似乎状态还可以。由于这次我们大家都感染了，从报道的病症来看貌似轻症居多，而且是大面积的感染，很多人也都扛了过来。我心里想着奶奶应该也不会遇到大碍，在给奶奶安抚情绪的同时，我们还在电话里憧憬了如期将至的那个灿烂盛夏，我约好了暑假一定会重返故乡和奶奶重逢，一家人在阳光灿烂的傍晚去新城区那边的龙湖公园散步，那里密植着一望无垠的荷花，在我的描述中那将是一个无比惬意的完美夏天。

奶奶似乎轻轻发出一声叹息，紧接着随声附和着我的幻想，我们在咳嗽和喘气声中畅谈着最近的生活琐事，她让我一定要保重身体，并强调好好工作和生活，千万不要牵挂她。这次电话我们聊了二十一分钟二十九秒，看到奶奶近况还好，我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下来，总觉得眼前流感肆虐的态势很快便会好转，眼看着一切美好的幻想很快就能如愿了。

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了三天，2097 年 12 月 23 日清晨 7 点 33 分，大梦初醒的我突然接到妈妈心急火燎打来的电话，她催促着我上午尽快赶到故乡去。我急切地询问究竟什么情况，妈妈在电话中说到奶奶现在突然病危，她和爸爸着急着赶紧去联系阴阳先生，于是便匆匆挂断了电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给弄懵了，几分钟后妈妈又打来电话，我

(7) 故乡

得到了奶奶逝世的噩耗。

我脑海中一直酝酿着的回乡计划，我梦境中一直萦绕心间的那个完美夏天，带着奶奶和全家人在盛夏黄昏的龙湖边一起漫步，在漫天卷地的花海中寻觅那些传说中迁徙而过的黑天鹅，和奶奶一起在星空下眺望龙湖灯光秀和那漫天璀璨的烟花，那个此生无憾的梦一般的完美夏天。我曾经无数次在异乡的夜里憧憬着这些貌似近在咫尺的幸福，但此刻，一切已不复存在。我所有关于故乡的梦在那年腊月初一的刺骨寒风中被彻底撕碎了。往后余生，我只能在梦境中和奶奶漫步在那姹紫嫣红的龙湖花海中，天人永隔。

此生無望

(8) 蒲公英姑娘

时光穿梭回 2086 年，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在命运的牵引下我邂逅了自己当时的女同桌，当时谁也没想到，初一结束时她却成为了我那青涩而又时乖命蹇的初恋情人。

整个小学时代，我基本上有大半光阴都是居住在奶奶爷爷家，我会经常跟爷爷提起“此生无望”乐队的往事。在我爷爷的口中，那个遥远的 2050 年似乎正是“幻境空间”概念爆发的元年，经过数年的酝酿，在 2054 年很多巨头级幻境空间公司横空出世，很多小型元宇宙技术初创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那年很多的幻境空间公司也开始投机倒把捞热钱，疯狂地融资、上市等等，幻境空间概念成了继“元宇宙”之后资本市场最爱谈论的话题。

那个年代已经有一些巨头公司开始“圈地”，也就是构建各种开放式幻境空间，玩家和用户不仅可以在自己免费申请的空间上 DIY 各种虚拟环境和游戏，还可以通过充值购买“Metacoins”，也就是类似在幻境空间世界中可以流通的货币，类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流行的“比特币”之类的玩意儿。UGC 模式下社交产品及数字内容的创作更加自由，且已经形成一个体量庞大的生态圈，扩展现实（XR）和云原生（Cloud Native）等新体系已经陆续建立。这种“去中心化”的创作方式让很多幻境空间艺术家赚得盆满钵满，不仅导致资本市场大量的热钱涌入，同时也带来很多潜在的隐患，有大量黑钱也逐渐涌入地下幻境空间市场，并有不可估量的地下幻境空间数字资产和元数据以加密的形式在灰色空间中日益扩张。

我自幼便是在这样光怪陆离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受爷爷的熏陶和影响，我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喜欢天马行空做白日梦的“小幻想家”。小学阶段的我是一个热爱摇滚乐、喜欢绘画和文学的书呆子，平淡的生活波澜不惊，直到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变动，我便从母亲的故乡 N 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念书，平时住自己家，周末便住在奶奶爷爷家。

当时我的同桌是一位皮肤略黑、可爱而又俏皮的漂亮姑娘，明眸善睐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琥珀色的眼眸仿佛秋天的湖水那般清澈透亮，她名叫蒲甜，我给她起了个俏皮的昵称叫“蒲公英”。我也不知拥有什么魔法，令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竟然莫名其妙上了自己，上课时她总是暗送秋波，给我传个小纸条什么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就这样情窦初开的蒲甜一直和我做同桌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我们考入了同一所初中，她跟我分到了不同班级。

在我记忆中那是初一结束那年的盛夏，某天傍晚放学后她一直守候在我们教室门口等

(8) 蒲公英姑娘

我出来。我忐忑地来到教室门口，夕阳余晖中的蒲甜穿着淡蓝色的碎花小裙子，领口和袖褶处缀满了蕾丝花边，看上去就像只花蝴蝶那般漂亮。她邀请我一起吃晚饭，这点让我受宠若惊。

我记得那天夕阳黄昏的傍晚，我和蒲甜一起走在校门前那条蜿蜒曲折的深巷，然后穿过熙攘的街市来到西关市场东侧附近，沿街边蔓延着连甍接栋的颓败民居，隐匿在矮房群落后方是一些轻钢龙骨和吊车，密密麻麻仿佛钢筋混凝土构建的原始森林似的，星罗棋布的巷道绵亘蜿蜒。我在蒲甜的带领下俩人一起摸索着穿过墙垣斑驳的贫民窟般的棚屋群落，转入一处颇为幽谧的深巷中，两侧绵延着颓败的四合院，墙壁上贴满了牛皮癣似的彩色小广告，沿着墙垣顶端的屋檐处炊烟氤氲，从那些低矮居民楼的排气扇中涌出阵阵油烟和饭菜的味道。

我惊诧地望着周遭的一切，蒲甜倒像是轻车熟路般镇定地往前走着，前方光亮处就是深巷的另一侧出口，坑坑洼洼的巷道布满水洼，凝固的车辙积水倒映着夕阳的余晖。我们跟兔子一样奔跳着小心翼翼穿过这段路面，不觉间终于来到另一端的巷道口。我瞠目结舌地窥觑着眼前的一切，沿街的破旧建筑和贫民窟般的颓败民居映入眼帘，整条街弥漫着一股末世降临的感觉，比屋连甍的废弃商铺和带有诡异涂鸦的卷闸门一直蔓延到街道尽头，残垣和窝棚间零星开着几家餐馆，诸如米线店、麻辣烫店、驴肉火烧馆和烩面餐馆之类的彩色招牌掩映在悬铃木枝桠间。

蒲甜略带羞赧地牵着我来到一处麻辣烫店，黑底红字的牌匾上布满油垢和裂纹，在店门口的当街拐角处架起一口已被烘烤成渐变色的大铜锅，沸腾的锅里面烹煮着一些用以熬制高汤的牛羊大骨，升腾起的热气在稍显清冷的街巷上空凝成一片，烟雾氤氲颇具人间烟火气息。

我略显局促地跟着蒲甜进了麻辣烫店内，黑漆漆的店堂墙壁一片烟熏火燎的痕迹，整座屋子貌似那种待拆迁的老旧民居修缮而成，蚊蝇飞舞，一股子地沟油般的气味扑鼻，感觉卫生状况实在堪忧，但里面食客却还是不少。

蒲甜说让我尽兴挑选食材，她请客，今天是她十三岁生日。我听完后露出惊喜又尴尬的神情，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未曾给她准备生日礼物。蒲甜却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她牵着我的手去挑选了一些菜品，然后交给正在厨房忙活的一位头发灰白、身穿着油污围裙的中年男子，她的举止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仿佛早已是这家麻辣烫店的熟客。

我略带忐忑地呆坐在饭桌旁，心中诧异着蒲甜究竟是如何找到这样一家偏僻而破败的小饭馆的，不一会儿她就端着两大盆子麻辣烫来到我面前，红通通的红油中浸泡着蘑菇、鸭血、宽粉和兰花豆腐之类的玩意儿。不一会儿她还从隔壁饭馆中弄来煎猪血、炒麻食以

此生無望

及臭豆腐等美食，这些街边摊我平时都很少吃，霎时间仿佛开了眼界似的。瓷碗里摆着的煎猪血呲呲冒油并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上面还蘸浇着浓厚的蒜汁和辣椒油；麻食子上淋满了豆芽菜、洋芋丁、胡萝卜丁、青蒜、葱姜以及辣椒面等；青黑色臭豆腐撒着孜然椒盐和香菜，上面浇淋着鲜红色剁椒汁和勾芡。我顿时忘却了这家麻辣烫店那逼仄的环境和捉襟见肘的卫生情况，桌案上的一切犹如荟萃着故乡地摊美食的饕餮盛宴般吸引着我。

蒲甜从店门口端来了混合着蒜汁、辣油和秘制蘸料的碗碟，然后坐在我对面。看到我有些局促的表情，她颇具善意地逗我笑，将臭豆腐蘸上浓厚的蒜汁并用筷子夹着喂给我，然后一边咂嘴一边抬头目若秋波地凝望着我，我甚至在她那琥珀般的眼底看到某种光亮，那是之前我在任何女孩子眼中所从未曾见到过的。

蒲甜告诉我说这家店是她自己家开的，门口那位忙碌而憔悴的灰发中年男人就是她的父亲。我顿时感到愕然，同时又为自己刚才鲁莽而戏谑的调侃感到羞赧。看得出蒲甜的家境不太好，但是平时她穿着打扮都跟个小公主一样，看样子她父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蒲甜享受着最好的一切。

自从这次为蒲甜庆生之后，她似乎默默已经将我当作自己的初恋，而我却还是个青涩少年，整天沉浸在自己将来成为摇滚乐手或小说家的梦幻中，对男女之情懵懂无知。由于我那时候性格内向腼腆，朋友确实不多，因此我和蒲甜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我可能在心里仅仅将她当作挚友般对待。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了东关市场附近一处政府机关家属院，那里毗邻永定河和南川，永定桥头的河漫滩附近还有一处批发市场。整个夏天蒲甜几乎都会在傍晚时分徘徊在我家楼下，我们俩约好了一起散步，顺着立交桥和河漫滩前行，来到那处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瞎逛。夕阳和暮霭笼罩着街市，五彩斑斓的店铺招牌在霓虹彩灯映照下鲜艳夺目，沿街边比屋连甍的商铺和烟火氤氲的小吃摊将这条街点缀得充满市井生活气息。

我们在光怪陆离的杂货铺、文身店和银饰店之类的地方徘徊，然后在桥头那条街巷的路灯下分手，日复一日勾勒着未来的憧憬和理想，记忆中的蒲甜总是用满眼崇拜的眼神望着我。

整个夏天结束了，初秋时节我们步入了初二，随着学业负担日益加重，风言风语也纷至沓来。班主任找我谈话，谈到说听闻我跟一位名叫蒲甜的小姑娘恋爱了，那位李姓班主任意味深长地说我一定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一直认为我是很有才华的孩子，家境也算不错，好好努力的话将来前途无量。至于那什么蒲甜，他打听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姑娘，尽管长得漂亮，但却成绩平平，家里还是摆路边摊的，将光阴和情愫浪费在这样一个姑娘身上丝毫不值得。初三和中考接踵而至，班主任断言我和蒲甜肯定不会考到同一所

(8) 蒲公英姑娘

高中的，如果我执迷不悟，所有的一切风花雪月都会无疾而终。

班主任的话我思忖了很久，尽管蒲甜对我依旧一片热忱，但是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我们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恋人，很可能是由于自己太过于孤独而仅仅只在寻求一个短期的灵魂伴侣而已。况且我见过蒲甜父亲那间宛如贫民窟般的麻辣烫小店，或许班主任用心良苦的劝告是真的为我好。于是我便逐渐疏远了我和蒲甜之间的关系，她却一脸天真的样子，总是以为我真的很忙，也不会故意找我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深秋的某天傍晚，因为在校门口的饭馆因琐事跟人发生口角，我和一位邻校的瘦高体育生打成一团，我被揍成了熊猫眼，而那位瘦高个儿也挂了彩，鼻子被打歪了。在众人的劝阻和拉扯下斗殴逐渐平息，因为彼此都要急着上晚自习，我和那家伙随后便悻悻离开。

晚自习后，我缓缓走出教室门，赫然发现楼下路灯下蹲守着六七个人高马大的壮实小伙，我们班上一位怯生生的女同学从楼梯间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楼下那帮人正在等我去谈事情。我突然意识到那群人有可能就是傍晚在饭馆吃饭时得罪的男生找来的帮手。我环顾班级四周想找一些能够帮衬的同学，无奈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像是躲避瘟疫般唯恐不及地离去。那个年代我们作为初中生禁止携带 AI 智能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眼看着搬救兵无望，我寻思着自己是否要孤注一掷，跟这帮恶棍来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很快楼道内就只剩下我茕茕孑立的身影，甚至连最后一位打扫卫生的男孩子也像躲瘟疫似的迅速逃离到楼道里去。我从教室后方的扫帚堆里面捡出一根木椅腿塞进背包内，然后锁好教室门并走进逼仄的楼道内。楼梯间花窗在我身上投射下斑驳的光影，从花窗罅隙间我窥探四周是否能有隐藏或逃走的环境，但显然眼前并没有寻觅到可供逃避和藏身的地方。

最终我踟蹰着来到了教学楼下，迎面走来那帮寻衅滋事的盲流。

在用方言近乎客套的尴尬寒暄两句之后，那帮家伙开始围殴我，而我从包内掏出那根木棒，犹如困兽之斗般胡乱挥舞起来，这期间我右侧额角附近狠狠挨了一棒球棒，鲜血顺着眉梢迸流而出，而我也乱棍抡倒了其中两人，其中一个家伙鼻子被打歪了，另一个恶棍血流齿颊，不知道此人是否被打掉了牙齿。

我和那帮混混乱成一团，场面犹如鬣狗缠斗羚羊般混乱不堪，这时候突然在教学楼对面松柏丛和林荫道内晃动起几束电筒光柱，有人大喝谁在这里打架斗殴，紧接着灌木丛边依稀闪现三位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他们正虚张声势地挥舞着手电筒慢悠悠走过来。

这帮流氓混混马上四散开来，全部像猢狲似的逃遁到教学楼后方的杨桦林中，而我正头脑发懵的时候，一位身着浅蓝色碎花裙子的身材窈窕的小女孩突然从密林深处窜到我身边，我捂着流血的额头圆睁着惶恐的双眼，赫然看到面前这位神秘姑娘竟然是蒲甜！她拉

此生無望

着我往教学楼后方那排浓密的灌木丛中跑去，那一片荒原遍布着半人高的刺槐和蒺藜丛，掩映在杨树林边是一堵两米多高的墙垣，翻过那座墙便是一片迷宫般的城中村。

蒲甜拽着我发疯般朝着那片荒草丛中的墙垣狂奔而去，我一边捂着额角的伤口一边气喘吁吁地问她那帮保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果不其然，原来是蒲甜在校门口的电话亭中打电话给保卫处的，我又询问她为何既然已经报警了还这般慌张地逃窜，蒲甜满怀失落的口吻说道千万不要对学校抱有太大期望，那帮保安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遇到险情从来都是漠然处之，而且我也弄伤了对方几人，孰是孰非难以说清。那帮人都是外校颇有背景势力的纨绔子弟，估计最后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自己恐怕还要因此背上处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要紧。

蒲甜牵着我的手失魂落魄地穿过那片刺槐丛，薊草和蔷薇刺划伤了她的臂弯和脚踝，我也粘了满腿的蒺藜。我们俩仓惶失措地奔跑到了那堵密布着苔藓的高耸墙垣脚下，顺着墙壁垒柱间的罅隙攀援而上，终于趴在了墙头上。我和蒲甜惊骇地发现那帮盲流竟然又从四周的矮树丛中窜了出来，正在穿越灌木丛并逼近我们。

看来这帮家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仿佛这个晚上一定要揪住我不放似的。

我和蒲甜便准备从高墙上跳下去，她似乎有些胆怯，趴在墙头瑟瑟发抖，秋夜晚风吹拂着她那薄如蝉翼的淡蓝色碎花裙子。蒲甜像是末世降临般绝望地将额头搭在我的肩膀，她漂亮的眼眸显得很憔悴，眼睑边缘勾勒着淡淡的浅蓝色眼影，浑身散发着隐隐的紫罗兰芳香。月色星光下的她依然那么的美，只是看上去非常消瘦，有些羸弱，不晓得最近她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抑或是我曾经对她的冷漠伤了她的心。

眼看着那帮鬣狗般的流氓穿越荆棘丛正步步紧逼我们，悬挂在墙头的我鼓足勇气先从两米多的高墙上跳下，活像一只壁虎般跌落下去，索性扭了一下脚踝并无大碍。我伫立在墙脚下用胡言乱语鼓励蒲甜壮着胆跳下来，然后伸出双臂准备接住她的小腿肚。蒲甜仿佛感到危险临近，于是便破釜沉舟般从墙头跃下，然后飕一下将我扑倒在地，裹着纱裙的臀部重重骑坐在我的腹部上，差点让我岔气。

宁静的夜空划过我的哀嚎声，蒲甜羞赧地从我身上爬起来，拉着我的手钻进了那座城中村，回望墙头时我依稀看到那帮恶棍也正在攀越墙垣。我们借着月色钻入隐匿在炊烟氤氲里的这条残破小街，巷道两侧都是朱甍碧瓦的幽深四合院，远处绵亘着凌乱的棚屋和黑漆漆的小批发市场，连甍接栋的建筑物和卷闸门间密布着色彩斑斓的诡异涂鸦。

我们直奔巷道尽头那处早已废弃的服装集贸市场，建筑顶部鳞次栉比的枣红色镂空防护网蔓延到夜色阴影中，底商以上的楼层全部包裹着密密麻麻的防盗窗，看上去仿佛监狱似的。集贸市场的正门被尘封灰蒙的厚重卷闸门所封闭，上面喷绘着微笑的脸和卡通骷髅

(8) 蒲公英姑娘

之类的彩色涂鸦，为这条空旷静谧的街巷更添几分惊悚气息。

尽管这座废弃集贸市场看上去有些瘆人，但是幽闭的环境似乎蛮有安全感，于是我和蒲甜便踉踉跄跄掀开铁栅栏钻了进去。这座废弃集贸市场的底商大多是颓败的五金店、花店以及服装店面，比屋连甍的店铺间斜插着烟囱，布满污渍油垢的蟠螭管道包裹在建筑物表面，烟雾氤氲伴随夜风飘散。我们来到一处窗户残破的废弃商门前，店面旁侧盘踞着一台硕大的排气扇模样的设备，风扇叶上凝结满了灰尘和污垢。这家店铺已经年久失修，似乎很久没有开过门一般，锈迹斑驳的卷闸门被青黄苔藓覆盖，门锁处甚至被锈蚀黏结在水泥地面上。我和蒲甜在店铺后方的阴影里窥探到一排布满尘埃的巨大反光玻璃窗，那些玻璃门窗全部都因锈蚀而松动，我们终于掀开了最靠里的一扇窗户，在尘埃飞舞中钻了进去。

城中村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吠声，我们知道那帮恶棍此刻应该正在村里那些逼仄的甬道和巷口寻觅我们的踪迹。我们所藏匿的这间废弃商铺毗邻街口，窗棂间的反光玻璃上面覆盖着厚重的尘土，已经没有任何的光泽，从外部是看不到任何屋内情形的，但是我们却能从窗内窥得街道上的动静。半晌后，我们听到街道边传来踢塑料瓶和砸啤酒瓶的声响，从淡蓝色玻璃窗中我们瞥见那帮混混的身影，他们果真朝着这片残破的集贸市场走来，一路上跟鬣狗似的东窥西覷，将脸贴在临街的铺面窗户上窥视动静。我的心都快悬在嗓子眼上了，这时候失魂落魄的蒲甜将我的手摁在她的胸口，隔着薄纱裙的衣襟我感受到她兔子般的剧烈心跳。

我们俩屏住呼吸藏匿在蓝色窗户下的阴影中，那帮人呼啸着从我们窗边走过，我甚至察觉到他们中仿佛有人拿着打火机照亮了窗棂和反光玻璃。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间，我们仿佛经历了百年光阴似的，空气如同凝固一般，从窗口投射进针芒般的街灯光线，浮尘在光影间飞舞扩散。半晌后，街市边渐渐失去了动静，远处城中村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也渐渐平息，那群人早已销声匿迹，只留下空旷的街市和被夜风吹拂的垃圾袋响声。

大窗外街灯的光影在我们身上投射钱币般的光斑，蒲甜将额头抵在我的眉梢处，她非常怜惜地轻抚我右侧额角的伤痕，眼中似乎噙满泪水，我像是逗弄小猫般挠了挠她的后脖颈，然后将她拽起身来。她那淡蓝色碎花裙子沾满了尘埃，我帮她拍打灰尘时裙褶轻抚在我的脸上，仿如轻薄的蝉翼般舞动飞扬，恍惚间我感觉自己像是置身在梦境中那般的不真实。

蒲甜眼角挂着泪水，在窗口烟尘氤氲的光线下她静默地站立着，然后将一只手扶住我的左肩，用一种近乎叹气的语气说道，她猜到我班主任找我说过的那些话，她知道自己因家境贫寒而遭人蔑视，也没什么朋友，拥有的幸福少得可怜，但是她坚信一切都会过去，

此生無望

未来的人生一定会是精彩的。假如全世界都跟她冷眼相对，我也一定会站在她身边吧。

我沉默地凝望着昏暗光线下她的轮廓，摸了摸她的下巴，没有做出一声回答。

(9) 斯卡布罗集市

窗外的街市死一般寂寥，我们忐忑地翻越那蓝色窗户，踟蹰着走出那片魔鬼城般废弃的集贸市场，穿过颓败荒芜的城中村，我陪伴着蒲甜走向她归家的方向。我们横穿过那片钢筋骨架丛林般的建筑工地，轻钢龙骨间的罅隙投射出芒刺般的光线，这片拆迁后的地界将被用来修盖某座奢华的商业中心。

蒲甜告诉我说或许不久她父亲那家麻辣烫店也要被强制拆迁，到时候她家真不知道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她平时就跟父亲住在小店后方的院落里，那处逼仄小四合院中住了四户人家，都是附近经营饭馆的小商贩。我有些疑惑地询问蒲甜，怎么从来未曾见过她妈妈，蒲甜轻描淡写地说她母亲早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就突然离家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街坊邻居说是跟野男人跑了。虽然她自己就是个小姑娘，但是却恨透了女人的薄情寡义。

我和蒲甜缓缓步入那条布满坑壑和车辙的逼仄巷道，借着墙头檐角和矮楼窗户间零星的灯火潜行，从静谧巷子的深处传来狗吠和母鸡咕咕的声音。途中我还踩到狗屎般的鬼玩意儿险些滑了一跤，蒲甜连忙搀扶我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穿过这条深巷，在路面水洼间洒下星星点点的光斑和涟漪。

在送蒲甜回到她家那逼仄简陋的小店后，隐匿在树丛中的我看到蒲甜的父亲异常严厉地揪着女儿的耳朵，粗暴地将她拽进屋内，临关门前我看到那位平素里沉默寡言的灰发老人竟然抹着眼泪哭了。蒲甜因救我脱险而耽搁到午夜，她父亲一定身心交瘁，生怕女儿出了什么危险。

不光是蒲甜，回到家中的我同样是掀起轩然大波，身为警察的父亲带着几位同事竟然连夜驱车奔赴空无一人的学校，而当我失魂落魄地来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已是凌晨时分，街边路口的昏黄路灯下只留下我母亲茕茕孑立守候我的身影，她一人泪流满面地等候着我，看到我额角凝固的血块她嚎啕大哭，紧接着电话联系了我的父亲。就这样大家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我的父母就找到了学校领导，不久那个与我斗殴的主谋也被找到，反倒是对方恶人先告状，整件事情逐渐变得鸡飞狗跳般不可控制。最后这场闹剧以讹传讹，竟然被描述成红颜祸水引发的械斗，蒲甜被恶意中伤的人所栽赃陷害，早恋成为了罪魁祸首。

学校最终给我留校察看的处分，最后还是我母亲当机立断决定给我转学，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我终于在初三开学的那年转到了故乡另一所毗邻南山的中学，开始夜以继日地准备冲刺中考，也慢慢与蒲甜断绝了联系。那段风花雪月的往事逐渐被我所淡忘，但是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晚在废弃集贸市场那间残破铺面的窗户前她曾给我倾诉的话语，一切历历在目。

此生无望

时光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流逝着，直到中考前夕，那时正值高温多雨的季节，难得有段放晴的日子。我有时候会莫名想起蒲甜，怀念和她坐同桌的时光，她曾说过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我考入同一所中学。炼狱般的中考终于结束了，我如愿考入故乡一所最好的高中，而榜单中始终没有看到蒲甜的名字，显然她“爽约”了。我不知道她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她家中的电话竟然也变成了空号。

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突然接到蒲甜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并约好晚上在我家小区门口约会。

那是个晴朗的仲夏夜，我终于又在小区巷道口的路灯下与蒲甜邂逅。昏黄灯光下的蒲甜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木耳领衬衫，在领口向胸前延伸出两排蕾丝花边交织的图案，看上去就像是打着领结一般，颇有那种学院派风格的娴静感觉。她下身穿着一袭百褶黑底碎花裙，脚上是裸露脚背的圆头黑皮鞋，一看就是精心装扮的样子。她一直在路灯下徘徊并等候着我，赫然可见她湿濡的眼睫，脸上梨花带雨般挂着眼泪。

我充满诧异地缓缓走向蒲甜，急切地询问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蒲甜恍若初见那般一脸天真无邪的神情，只是眼神比之前愈加忧伤。她说她要向我告别，准备去千里之外一座名叫W城的偏僻小城念职高，那所学校几乎没什么学费。她还告诉我，曾经的家已经不复存在，父亲的小饭馆面临强拆被砸了，还欠了地头蛇一大笔钱，父亲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拿出去了，还借了亲戚不少钱。这座小城他们父女俩已经待不下去了，她父亲幸亏留存有一些家当作为盘缠，准备跟着她一起辗转去她念职高的那座偏僻小镇避世安身，父女俩相依为命。

蒲甜说她今晚不想回去了，她想让我陪她回到原来的家附近转转，然后晚上陪着她随便找个犄角旮旯待一宿都可以，她想带着我回到当初她屡次提到过的那座“梦幻集市”，那里似乎是某处通宵营业的集贸市场，就在距离她家小店不远的地方。孤单的童年时光她经常独自徜徉于那个地方，父亲的麻辣烫小摊原来也在那片集市中，他们曾在那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她不久就要彻底离开这座城市，有些舍不得那里。

我询问蒲甜，想知道她到底希望我做些什么，她说想和我在那里待到天明。

我忐忑地望着蒲甜，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沉默半晌后，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并向父母谎称自己要去医院照顾某位患病急诊的同学，晚上就不回家了。那时的我已经初露叛逆的端倪，信口雌黄已是信手拈来的事情，早已失去了中考之前那种青涩单纯的气息。

我们俩朝着她家曾经所在的那条颓败街区漫步，往昔那些比屋连甍的民居和餐馆早已不复存在，只有绵亘到街巷尽头的低矮错落的施工队棚屋，远处鳞次栉比的钢筋龙骨间隐约可见成群的夜鸟和蝙蝠在盘旋起落。蒲甜望着眼前悲怆而狼藉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9) 斯卡布罗集市

地回头望着我，她说过去的一切都回不去了，曾经的家只能永远留在时光深处的记忆中了。

我们终于辗转来到了曾经“避难”的那片废弃集贸市场，那里正好位于学校后方墙垣后的城中村里。我们沿着凄凉的街市前行，穿越城中村那些斗折蛇行的深巷，赫然看到了我们曾经“避难”的场所——那座曾如鬼城般萧瑟的废弃农贸市场。穿过废旧市场后方的城中村，沿着一条隐秘的甬道走到尽头，拐过巷口后突然别有洞天，眼前浮现出一处非常大的像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一样的地方²³，到处是色彩斑斓的逼仄民居，层层叠叠就像迷宫般迂回蜿蜒。

蒲甜带着我来到街对面那条老旧不堪的步行街，那里便通往集贸市场的入口。远处小居民楼已经炊烟升起，店铺林立的街市一派火树银花的景象，一排排霓虹灯在比屋连甍的商铺间闪耀着五彩斑斓的光辉。蒲甜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拉着我走进一条千回百折的幽闭巷子，踟蹰前行半晌后视野突然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市井烟火气浓郁的小商品集贸市场。半露天的市场上空是巨大的用防水材料搭建的穹隆，纵横交织的钢筋骨架支撑着灰黑色的顶棚。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市井气息十足，但是却充斥着很多恢诡谲怪的另类小摊和文艺小店。星空下街巷上空飘扬着五彩的旌幡，耳边传来莆田最喜欢的那首“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那是一个多世纪前的苏格兰民谣：

“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您正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请代我向那儿的一个人问好)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²⁴
(她曾经是我的真爱)

.....

”

蒲甜指着这一片区域，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她呢喃自语般说道：“喏，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幻集市’！”她拽着我漫步在其间。那天夜里我和蒲甜在她这片“梦幻集市”里面徜徉很久，这里让我联想起自己刚上六年级的寒假时曾随父母在西安游逛过的那个“小

23 此处的建筑造型及色彩风格颇似巴西里约热内卢著名的罗西尼亚贫民窟（Rocinha Favela）。

24 歌词引自“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原曲是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由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改编，发行于 1966 年 10 月 10 日，此曲被誉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民谣之一。

此生無望

寨”批发市场，只是这里显得更加亲民。这里虽然披着农贸市场的“外衣”，但却在集市里面出售着各种千奇百怪的物品，非常类似北京的大柳树“鬼市”。

尽管这座稍显破旧的小商品市场看上去没有那么华美和高端，但是却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斯卡布罗集市”般的文艺气质，一派光怪陆离之感，让人情愿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我至今记得，当时我和蒲甜路过一个摆满了五彩斑斓的 Zippo 打火机小摊，听到了久违的 The Cure 的 “Love song²⁵”。那旋律让我陷入无尽的沉思，后来这首歌竟成为我黑暗的高中时代聊以慰藉内心的一首“爱之歌”，每次 Robert Smith 那忧伤的吉他声响起我便会想起莆田。

这片光怪陆离的街区涌现出不少兜售摇滚乐周边商品的店面，我在这里看到了 Kurt Cobain²⁶ 同款的墨绿色开衫毛衣、Keith Richards²⁷ 常戴着的那款巨大的 925 银骷髅头戒指，我甚至在这里看到了一把仿造 Paul Stanley²⁸ 签名款的异形电吉他，琴头的 Logo 上印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名字“Rock Demon（岩魔）”。那把诡状谲形的异形电吉他琴身仿佛无数碎裂镜面镶嵌于表面，不仅工艺精美绝伦，价钱还出奇便宜，竟然只要八百多元。这把电吉他令我非常着迷，于是自己禁不住跟店家打趣地聊了会。原来店主是 KISS 乐队的歌迷，这把琴是山东潍坊村子里的民间制琴厂照着 Paul Stanley 的海报图片照猫画虎给胡乱做出来的。尽管外形酷炫，但是经过我简单弹奏过后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把华而不实的“烧火棍”。尽管是一把“赝品”，但是我一直对这把“岩魔”电吉他情有独钟，这一切都被蒲甜看在眼里。

那天晚上我们非常地开心，就像度过世界上最后一个夜晚似的那般疯狂而天真烂漫。

后来蒲甜一直对那把“岩魔”电吉他念念不忘，她挪用父亲给她开学前购置衣物用品的钱，省吃俭用攒钱买下了它，并在彻底告别 D 城前将它送给了我。离别前的莆田抚摸着“岩魔”电吉他那碎裂镜面般的琴身，然后用纯洁无邪的双眸凝望着我说道：“张岩，我知道你最喜欢摇滚乐……还有你口中那个‘此生无望乐队’，我知道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他们那样传奇的人物……拿着这把吉他吧！就像我陪在你身边……”

我听完莆田的这些话几乎热泪盈眶，此前从未曾有人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在别人眼中我大概永远都是那个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

这把“岩魔”电吉他尽管是个“赝品”，但却被我视为楚璧隋珍般的宝贝。后来我曾

25 “Lovesong”为英伦摇滚乐队“The Cure”创作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9年发行的专辑“Disintegration”。主唱 Robert Smith 在结婚前夕创作了这首“Lovesong”献给他的未婚妻 Mary Poole，以作为结婚礼物。

26 Kurt Cobain 为涅槃乐队主唱，其不修边幅的穿着风格对摇滚及时尚界均有所影响。

27 Keith Richards 为滚石乐队吉他手，其标志性的装扮是花哨的头巾和手指上巨大的骷髅头戒指，曾为“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的原型。

28 Paul Stanley 为 KISS 乐队主唱兼吉他手，华丽摇滚代表人物之一。

(9) 斯卡布罗集市

在西关市场跟琴友“茬琴”时候曾将它输掉了，几经周折又将其赎回来，后来它又在我们举行的故乡第一届“绚烂涅槃”音乐节期间陪着我登上了摇滚舞台。再后来，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章炜霆酒醉后骑着摩托载着我招摇过市，突如其来地被一位逆行的平板车老大爷撞了个人仰马翻，这把琴也随即摔得稀巴烂，彻底告别了跟我的缘分。

直到五十多年后的这个寂寞深夜，我独自一个人踟蹰独行并来到这里，街对面就是曾经那个充满回忆的“梦幻集市”所在的位置，但令我猝不及防的是它早已不复存在。不仅如此，连周围比屋连甍的民居也全部被拆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纸醉金迷的超级购物中心。我来到那座广场并满腹狐疑地询问过购物中心的保安，人家说压根从没有存在过我口中那样一座“梦幻集市”景象的小商品市场，我肯定是记错了。

我口中的一切在别人看来就像是痴人梦呓般荒诞，那座集市就像是子虚乌有的一场梦，压根没有任何人记得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仿佛它从未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似的。

被遗忘的不仅是蒲甜和她这座“梦幻集市”，还有我在故乡曾经历过的各种荒诞无稽的“冒险”。有些人如流星般短暂地出现过，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于我的人生中，有些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仿佛扎根在了我的命运之中。莆田送我的吉他让我真正重拾信心并开始了“摇滚之路”，但她却从此彻底消失在我的生命之中，连同那最后被撞碎的吉他一般，成了我难以追忆的模糊记忆。蓦然回首，很多生命中不经意间的“偶然”竟交织拼凑出了我未来的命途，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缘际遇可能会彻底地影响我的一生。有些事情我直到五十年后才如梦初醒般省悟，但似乎很多东西早已湮没在时光尘埃深处，余生再也无法触碰。

此生無望

(10) 关于宿命

关于故乡的记忆，让我更为纠结的是另一段颇为离奇的经历，至今如梦魇般纠缠着我的梦境。初中时除了与蒲甜交往过密之外，我并未跟别的姑娘有过任何交集。后来我考上了故乡的重点中学，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痛改前非”，我决心一改往昔的戾气和忧郁，主动去结交朋友，用我奶奶的话就是要“广结善缘”。刚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后我便主动跟班里的男孩女孩们像狼兄狗弟般打成一片，还经常跟自己的女同桌插科打诨成天瞎胡闹。

当时我的同桌是一位名叫张云游的姑娘，扎着垂至脖颈的马尾，长着苹果般圆圆的脸，戴着金丝小眼镜，看上去正正经经、一身浩然正气的模样。她算是个如假包换的学霸，立志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然而就这样一个姑娘，在我真正了解她之后才发现隐藏在她知书达理的外表之下却是一颗“神婆”的心。在平时插科打诨与她相熟之后，我赫然发现此姑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父母都是困窘的农民，但是她却打心眼里瞧不起农民，天天羡慕什么高知或干部家庭什么的，但有时候却单纯得令人发指，中午埋头苦读甚至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梦想着未来要成为像杨绛那样的“先生”。她笃信“天道酬勤”和“人定胜天”之类的人生箴言，但却每逢重要事情决策上总喜欢算命占卜，给自己“称骨”什么的。

张云游曾神神叨叨地告诉我，说她母亲掌握着各类非常神奇的占卜之术，什么称骨拆字、六爻卜筮、天干地支、紫微斗数等，深谙诸多奇门玄学。这不免让我对张云游产生某种好奇和敬畏之情，生怕她通过某种奇技淫巧窥得我生命中某些秘密似的。与此同时，好奇心就像是块压在心底的磁石似的，驱使着我想方设法忽悠张云游找机会带我去她家造访一下她母亲。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北京某中学跟故乡这所学校“结对子”，突然间来了一帮大城市的孩子们，我舌灿莲花并迅速勾搭上了一位名叫“雷鱼”的姑娘，她很快便成为我保持书信往来的“亲密”笔友。这位“雷鱼”姑娘是一位微胖且留着满头大波浪长发的高个头姑娘，她送我了一套从北京带来的有关商周青铜器和神话学研究的怪书，彩印的铜版纸和精美装帧让我周遭的同学们垂涎三尺，但是书中的内容我却一窍不通，什么饕餮纹、蟠虺纹之类的玩意儿丝毫激不起我半点兴趣。我桌旁的张云游却像是遇到了宝贝似的，她曾立志成为史学家，我估摸着这本书中应该有她梦寐以求的东西。

张云游先是用她惯用的心理操控术对我进行语言打压，说像我这样的人留着这样的书也没什么用，反正看也看不懂，还不如送给她。被我严词拒绝之后，她又对那位美女“雷

(10) 关于宿命

“雷鱼”进行贬低，说那姑娘很丑，又是娇生惯养的家伙，她送我这样“贵重”的书肯定是心怀鬼胎。总之，张云游嘴里一直喋喋不休说些不知所云的鬼话，我遂逐渐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厌恶，不再搭理她。

不久之后我便遭遇了蹇舛的宿命，不经意间自己又跟校园内一帮小恶棍发生了冲突，那帮恶棍甚至扬言要成天提着刀围堵我。尽管自己经历过起落，这一次我是真的有些失魂落魄，生怕在与人斗殴时不幸殒命，于是想着是否有必要转学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假若这帮人仅仅只是吓唬一下我呢？我有些彷徨不安，左思右想也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我才想起同桌张云游的母亲不是精通奇门遁甲之术嘛，或许能够卜筮一卦预测吉凶，或许能找到化解此番血光之灾的秘法，能否拜托她老人家给我指点明路呢？

张云游听完我的诉求之后，沉默了半晌，她那扇贝壳般低垂的眼皮下掠过一丝狡黠的光。她告诉我说她家在巍巍群山之后一处干河塘边的小村子里，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去了估计还得住她家。我听完后天真无邪地说那就住她家呗，实在没地儿住我睡干草垛子也行。张云游又是一阵老谋深算般的沉默，接着说，住倒是有空房子住，我可以跟他弟住一起，但是晚饭还得添一副碗筷，而且她老母从来不轻易给人占卜，之前村里人有事找她都要提着东西的。

我听完后醍醐灌顶，原来这小丫头是变着法子问我要钱啊，我摸了摸自己干瘪的钱包，逐渐打消了心里的念头，不打算蹚这趟浑水。

看到我逐渐转移了话题，张云游自己反倒有些急了。她自己恍如自言自语般呢喃了老半天，跟念经的尼姑似的我也没听清楚她究竟说了些啥，只听到她假装干咳之后重点强调的最后一句话：倘若她带我去她那远在群山深处的家，我会不会将“雷鱼”赠我的那套书送给她。

我听完后大喜过望，但却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学着她的操行沉默半晌后说，容我回去想一想吧。我回到宿舍后反复摩挲着那套书，实在激不起心中波澜，也许自己是真的不喜欢它，然后翻看了价钱，全套四本共三百多块钱。我仔细思忖了一下，尽管这套书的价格在我们那蹇舛而青涩的少年时代实属“贵重”，但是我留着实在是没什么用处，于是我决定答应张云游的条件，将这套书送给她。

在达成协议之后，我和张云游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周六上午便搭乘一辆破旧小面包车，风尘仆仆地奔赴她家所在那重重山峦之后的村子。我俩钻入那辆甲壳虫般的破面包车时差点没被挤扁，逼仄的车厢内几乎塞满了人，那感觉就像是拉着一群奔赴屠宰场的牛羊似的。面包车跋山涉水，翻越了一片遍布黑色岩石的怪山，然后颠簸着驶入一段布满尘土的怪石滩，我估摸着车厢外的尘土估计能淹没整个轮胎。车厢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船般颠簸，而我

此生无望

左侧紧贴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头则让我叫苦不迭，他在剧烈摇晃下像只公山羊般不断用头碰撞我的下颌，直到我被撞得眼冒金星但却怒不敢言。由于车外滚滚烟尘加上车窗紧闭，车厢内温度骤升犹如烤箱般令人窒息，大汗淋漓的我和那倔强老头便一齐将上衣脱了裸着上身，等到下车时身上仿佛包浆般裹着一层淤泥。

终于结束了那段地狱般的旅程，但是要到张云游的村子还需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我们需要穿过一小片树林和荒原。那片静谧的胡杨林似乎长期人迹罕至，明净的夏日阳光在林荫间投射出一缕缕芒刺般的光线，蕨类植物、山毛茛和野生沙棘在这里猖狂地繁衍。当我们穿越遮天蔽日的密林时，受惊的燕雀在空中盘旋飞舞，我总是会产生幻觉，深怕那密林深处会蹿出什么怪物之类的东西。几乎一小时后我们才走出那片胡杨林，眼前豁然开朗，布满鹅卵石的河漫滩和清澈见底的河流映入眼帘，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旷野伸向天际，一些村落稀稀落落的轮廓隐约可现。

张云游向我讲起她家所在之处那座略带悲情色彩的老村子，貌似叫作“铁狮涧”什么的，光整个名字就有些令人惊悚。据说那里在很久远之前曾经爆发过瘟疫，有大量的麻风病人，后来由于被挖走了“镇村之宝”，还曾遭受过疟疾的肆虐。解放前村子里乡绅恶霸只手遮天，据说那些土匪会将得罪他们的贫农全身骨架一节节全打碎，留着受害者苟延残喘。这些话语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那座老村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田地里坟茔星罗棋布，留守村里的年轻人寿命都很短，大部分年轻人为了躲避那被诅咒的宿命似的，都纷纷外出谋生去了，现在村子里待着的几乎都是老人。那些老人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重复着每一天，就这样形同虚设般度过了缥缈无望的一生。据张云游的祖辈讲，那些祖祖辈辈死去的人的魂魄依旧逗留在村子里到处游荡，她某位远房老姑就经常坐在村口的老井边跟那些鬼魂聊天，以获得生活中的点滴启发和慰藉，她甚至都算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是因火灾离世，只能平静地等待最后埋葬自己的那团烈火。

我听着张云游的话语，心中浮现这孤独村落的悲剧宿命，一代代人在黎明时出现，又在血色夕阳落幕时分告别，一生就那样简简单单化为一场梦。正当自己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的时候，我猝然踩到了一泡新鲜的狗屎而滑倒，犬牙般的砾石将我的膝盖划破了，霎时间血流如注，张云游竟然像是熟视无睹般一直朝前走。我忍着剧痛拿纸巾简单包裹创口之后踉跄起身，就这样狼狈不堪地跟着张云游继续前行，大约半小时后我依稀看到了远处村落中氤氲升腾的烟火气和鳞次栉比的屋檐。

我们终于进入了村落，正午时分这里却看上去渺无人烟，整座村子空荡荡的，家家户户门庭紧闭，巷道幽深，就跟个鬼村似的。我们穿越这座貌似沉睡的村落，偶尔见到的活

(10) 关于宿命

物不外乎戴着铜铃铛的小山羊或匪帮般纠集斗殴的野狗群。不久我们便来到一处颓败不堪的院落，这里就是张云游的家。四合院的门楣残破不堪，两侧的门柱上黏着早已褪色的残缺楹联，红褐色的铁门竟然可从锈斑孔洞中窥探庭院的内景，院子里传来母鸡的咕咕声。推开铁门进入庭院，迎面而来是牛粪和栀子花香味混杂的奇怪气味。四合院西侧的墙角下种植着诸如马齿苋、丝瓜、葫芦和葡萄科的一些未名植物，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栀子花和野百合。

这片种植着各类植物的墙角算是这座颓败四合院中唯一的赏心悦目之处，其余的地方只能用一片狼藉来形容。院子中破旧红砖的地面上散布着丝瓜瓢和花生壳，左边有三间陋室，右侧是一排遮阳避雨的顶棚，院子的西南一隅是一座污迹斑斑的厨房。

看到我面露惊诧之色，张云游极力掩饰着某种怪异的情绪，然后朝着最靠里的一间卧房呦呵了两句当地方言，从房子内徐徐走出一位老妇人，那正是她的母亲，但是却没有看到她父亲和亲弟弟的身影。

我强装着春风满面地迎上前去与她母亲打招呼，不料却遭遇冷脸，那位老妇人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压根就没搭理我，转而瘫坐在小园子旁侧荫凉处的藤摇椅上，跟她女儿用着抑扬顿挫的方言在争执些什么，我连一句都听不明白。

我忐忑地窥望着那位奇怪的老妪，她满口支离破碎的蛀牙，皲裂的皮肤布满皱纹，静脉曲张的血管像是缠绕着交织藤蔓似的，从手相上看似乎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她看上去约莫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但是从张云游口中我得知她方才四十岁出头，这点让我颇为震撼。隅居在这座与世隔绝的村落，这位未老先衰的妇女究竟经历过什么，她那饱经沧桑的模样就像是被命运的飓风给撕扯破碎的烂抹布似的。

当她们母女之间喋喋不休的争执逐渐平息之时，场面逐渐变得尴尬起来，空气就像是凝结般鸦雀无声。这时候从那扇锈迹斑驳的铁门外窜进一个矮小羸弱的身影，此人正是张云游的父亲。他看到家中来了朋友，兴冲冲地来到我面前嘘寒问暖。跟张云游的母亲一样，尽管眼前这位男人还未曾迈入暮年，但却散发着老朽般的气质，他戴着一副布满豁口的茶色石头镜，笑面虎般的表情总是酷似某种微笑着的蜥蜴，干瘦的身躯包裹在不合时宜的宽大衣服里。

看到我的膝盖受伤，张云游的父亲充满善意地让我坐在堂屋门口的木凳上，从厨房内取来草木灰反复擦拭我的伤口，果真具有止血的奇效。这位老叔一边用龟裂的指甲盖细致地帮我抠除嵌入伤口的砂砾，一边旁侧敲击地询问我的故乡以及家庭出身，甚至还准确地推测出我自己的一些事情，不啻熟谙阴阳之术的高人。看来我真是来对了地方，心里咕哝着张云游的母亲一定会用她那神秘的卜筮之术为我指点迷津，到时候自己便可逢凶化吉。

此生无望

尽管张云游的母亲似乎对我带有一丝敌意，但是她父亲依旧非常慷慨地接受了我靓丽借宿一晚的请求。庭院中暮霭沉沉，院子周遭的檐角和墙梢边逐渐炊烟氤氲，已经到了晚饭时分。张云游的母亲略带愠气地躲进了大铁门旁侧的一间卧房，她父亲似乎有些畏惧那位老妇人，佝偻着腰板独自一人钻进了厨房准备晚饭食材。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氛围，在张云游的授意下我跟随那位可怜的老男人溜进了厨房，准备帮衬一下。

这座位于西南角的厨房早已颓败不堪，外层是夯土和红砖砌成，砖石罅隙间杂草丛生。厨房斑驳的门框边悬挂着一串串腌制的风干兔子、蟾蜍之类的鬼玩意儿，盛满碱水的木桶里浸泡着一些早已开膛破肚的小动物。厨房窗棂布满油垢，窗外热浪侵袭，纱窗网内镶嵌着一些想要钻进室内的金色或蓝紫色甲壳虫的油亮躯壳。钻进厨房后，我对晚餐卫生问题产生深深的担忧。黑漆漆的灶台上放着个澡盆般大小的铁锅，微弱晃动的炉火闪烁着青色的焰光，空气中弥漫着缬草和秸秆混杂的怪异气息。糨糊裱糊的墙面上悬挂着一些漏勺、锅铲之类的玩意儿，大水缸旁侧的柱子上甚至都长出了沁润着水珠的嫩蘑和地星之类的鬼玩意儿，黑乎乎的坩埚歪斜着靠在阴森森的墙角，里面凝结着柏油般的胶状粘稠物。

张云游的父亲倒是非常随和，他努力跟我交流以减少尴尬的氛围。为了胡乱找一些话题，我顺势盘问那些堆摞在墙角的坩埚作甚用的，他说那玩意儿用来熬制某些药膏，我又问他厨房门口悬挂晾晒着的那些风干癞蛤蟆又是做什么，他继续和颜悦色地解释说那些东西可以药用，当地民间会将风干后烘焙的蟾蜍、蟋蟀和蜚蠊之类的鬼东西捣碎研磨成齑粉，用来治疗疮痛、瘰疬和一些秘而不宣的男性病。

我像是个鉴宝者一样在厨房内打探，捣鼓着灶台边一些奇异的事物。灶台不远处有一坛子糖浆色的酒水，居然是他们家自己酿造的，征得同意后我赶忙抿了一口，那味道让我终生难忘，简直就跟放馊了的啤酒勾兑尿液后的混合物一样。我又瞥见一口大酱缸，掀开缸盖后发现大酱表层竟然覆盖着厚厚一层绿毛，她老爸说直接将绿毛那一层铲掉，下面的大酱是可以食用的，而且毛越长酱越香。在这间地狱囹圄般的厨房内所见所闻完全颠覆了我所有对食材和卫生隐患的认知。

在瞎忙活了半晌之后，我们终于开始起灶烧水了。张云游的父亲在灶台前捯饬着一堆食材，芹菜、豆芽、西红柿和螺丝椒之类的东西堆在盆内，我帮忙洗菜，他和面并用细碎的肉丁翻炒大酱，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捯饬食材的同时我们依旧先聊着家常，在这位憔悴男人的口中，我得知张云游竟然是他们村仅有的唯一一位考上了高中的姑娘，况且她还是一个学霸，被寄予全家人的希望，因此在张云游考上高中后她老爸从未曾让她进厨房做饭或捯饬家务，只让她安心读书即可。我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接着了解到张云游的弟弟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啦，而且她弟弟念不进去书，纯属浪费光阴。

(10) 关于宿命

她弟在张云游和他们老爸的口中都是一位貌赛潘安的大帅哥，据说经常领着不同小姑娘来他们家做客，刚开始还行，后来那些姑娘们无一例外都嫌弃他家穷，那些花前月下的爱情故事遂都无疾而终了。

夜幕降临时分，张云游弟弟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外面忙活什么事情。在我眼中，这个小伙子并未曾像他父亲和姐姐所描述的那样玉树临风，挺多就是个体格还算健硕的憨后生，留着平头，跟他父亲一样一脸人畜无害的爽朗笑容，但是我隐隐感到那孩子其实性格稍有些孤僻，微笑之余他总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模样。

我们那晚吃的便是他们老爸做的杂烩汤，张云游弟弟还捎来了村口小卖部自酿的一种味道非常古怪的橘汁，像是糖浆和可乐的混合物似的。令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那位孤僻的老妈竟然不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饭，而是让她儿子舀了一碗饭端到那间靠近四合院入口的幽闭卧房中去。我低声细语询问张云游这到底为何，她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摇了摇头。

张云游老爸的厨艺还算可以，但是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尽管我早已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当自己几乎将一碗杂烩汤全部吃完之际，竟赫然看到碗底的汤佐料内沉着一枚锃光瓦亮的调货籽，好奇心驱使我将它挑了出来，借着暮色下户外的天光我赫然看到那是一具蓝绿色金属壳般的空洞苍蝇躯壳，里面的内脏什么的估计早已煮化了。

趁着暮霭笼罩我溜到四合院西南角的旱厕里面着实大吐了一番，然后裹着满头蛛网就又故作镇定地来到庭院里，张云游父亲和弟弟用一种充满笑意的和蔼眼神观望着我。眼看气氛逐渐融洽，我便气定神闲地将自己此行的最终缘由告知了他们，说自己被人“追杀”，吉凶未卜，希望能让张云游的母亲能帮我算一卦，看看自己是否究竟需要转学，或者能否有其他办法化险为夷。一直沉默寡言的张云游弟弟突然放声大笑，询问我为何不去报警。我面露难色，说自己也有冒犯他人之处，在血光之灾尚未成为事实前报警，估计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据说对方那帮校园恶棍的背景很复杂，家世非富即贵，恐怕仓促间报警反而会打草惊蛇。

张云游父亲听完后哑然失笑，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样啊，接着他缓缓起身走向张云游母亲的那间卧房，掀起竹帘子就钻入其中。半晌后张云游老爹笑容可掬地走出那间幽暗逼仄的卧房，示意我可以进入屋内跟云游母亲谈谈。原来她老人家还以为我勾引了她家女儿，此番长途跋涉是“霸王硬上弓”之后前来提亲了呢。我听完后心头仿佛飞过遮天蔽日的乌鸦，阴沉着脸走进那间阴森森的卧房。

当我掀起草帘，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略显凄凉的画面：屋内青烟氤氲，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僧庙佛堂上才会有的焚香气息，那位瘦骨嶙峋、容貌枯槁的妇女端坐在几乎没有被褥的

此生無望

炕上，手里紧攥着一串紫褐色念珠，她双目紧闭一脸憔悴的样子。废报纸和糨糊将土炕内侧的墙壁裱糊得严严实实的，在高墙上悬挂着一幅硕大的相框，里面应该是张云游父母结婚时的照片，两人蹲坐在波光潋滟的河边，意气风发的模样。照片中的张云游父亲依旧一副貌不惊人的矮瘦身材，但是她的母亲年轻时却看上去充满灵气，容颜俊秀，右鬓上还插着一朵山茶花，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尤其是直挺挺的苗条身板看上去充满青春之光。照片右下角显示的文字拍摄于“贰零柒捌年玖月”，影像中男人的形貌已尽露不惑之年的沧桑感，看来张云游和她弟弟都是这位潦倒父亲老来得子，怪不得如此呵护怜惜。

我回望了照片下那位老妇人，她正眯缝着眼努力地端详着我，貌似因为翳障而日渐衰退的视力让她有心无力，她颤颤巍巍从土炕边的梳妆台上摸索出一副老花镜。那副饱受岁月摧残的容颜，简直无法跟照片中那位山茶花般绽放的年轻姑娘同日而语。

张云游母亲让我坐到土炕边，心神未宁的我禁不住警惕地环顾四周。屋子的脊梁垂丝，房梁沟槽中黏结着一团团光洁的蛛卵，卧房逼仄而阴湿，窗外投射进麦芒般细微的光线，室内地面的砖缝罅隙间早已覆盖着累累青苔。遍布蠹虫蛀痕的老木衣柜靠墙摆放，内壁蛛网纵横。梳妆台上摆放着熠熠发亮的白镴器皿，还有些釉彩剥落的珐琅瓶，似乎是家里唯一值点钱的老物件。待我惊魂甫定之际窥觑周遭环境，颓败卧房内的犄角旮旯里堆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什锦杂物，看上去大多像是四五十年前的老古董。

令我倍感诧异的是卧房南侧还矗立着一个褪尽漆色的书架，蠹噬蛾蛀的老书脊排列其间，从书脊上依稀可见的文字来看，大多是一些乡村赤脚医生用的书，此外还有一些卜筮书籍。我用忐忑的语气跟张云游母亲尝试着进行交谈，消除误会后的这位老妪显然比之前爽朗了些许，她除了盘问我的一些基本情况，顺带着也谈到自己这个家族的一些往事。老妪似乎对自己的卜筮之术有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在她嘴中重复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宿命”。她谈到了自己和那个悲伤家族被诅咒的命运，还预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家族成员从过去到未来中会有三个人被鱼给吃掉，所以他们家从不吃鱼，也远离所有的湖泊和水源。

我听着眼前这位苦命老妪近乎梦呓般的悲怆预言，一脸骇然陷入沉默。

空气仿佛凝固一般，有半晌时间屋子里寂寥得吓人。还是张云游的老母最先打破了僵局，她颤颤巍巍地询问我究竟要她预测什么事情，我将自己得罪仇家的事由娓娓道来，并攀问究竟该如何破解这血光之灾。老妇人从桌案边翻出三枚发绿的铜钱，通过一种称之为“六爻卜筮”的古老方法为我占卜，还通过紫微斗数的方法分析了我的命盘，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我得返回故乡找人帮忙方可化解此番危机，至于找什么人，最好就是跟对方一样的人，以毒攻毒，以暴制暴。

(10) 关于宿命

我愕然了，然后询问自己究竟是离开现在生活的地方到异乡求学，还是继续滞留在故乡读完高中，老妇人摇了摇头，并未过多言语，只说早已注定的命格自会给我安排。她还指明了我未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弱冠之年所在之地为“太行以东，火木为德”，并且有“木助火性，火德愈烈”，而立之年扎根之处为“北海以北，天赋水德”。宿命自会指引我去该去的地方，顺势而为，万事莫要强求。

此番卜筮之辞让我不明觉厉，愣是没听懂张云游母亲究竟在讲些什么，但是自己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反复给我解释。尴尬之余，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寻觅“此生无望”ART幻境乐团的事情，这种看似极其渺茫的“理想”到底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我心中没有底气。于是我便向张云游母亲和盘托出自己和“此生无望”的纠葛。那位原本被眼睑褶子盖住瞳孔的老妇人突然间听得两眼圆睁，险些将我吓了一个趔趄，她反复询问了我细枝末节，然后摇摇头说这种东西她听不懂，传统的卜筮方法也测算不了，只能依赖“神灵”的判断，于是拿出“解签”的秘笈。在老妇人神秘兮兮的“占卜仪式”下，我颤颤巍巍抽出自己的签，只见签文上写着：“明珠一颗玉盘中，满屋祥光瑞浓气，人间福浅留不住，翻身跳入水晶宫。”

张云游母亲轻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什么“缘起即灭，缘生已空”的偈语，我听得是一头雾水连连点头称是，但是其实啥也没听明白。老妇人望着我，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和很多乱七八糟的隐私，她接着问我孩童时代是否体弱多病，我点了点头。张云游母亲说她可以用“四柱八字排盘”再帮我算一下命局，然后就像街边算卦的“大仙”那般倒饬起来，我则汗涔涔地呆坐一旁，就像是接受最终的命运审判似的。半晌之后，眼前这位老妇人艰深晦涩地说道：“此命生来不逢时，雨打荷花叶离枝。无情鸿雁多飞散，有意鸳鸯隔秋池。”

我寻思了半天也没明白其中奥义，后来又觑着脸请求老妇人指点迷津，她用难以捉摸的眼神望着我，说我这孩子命宫中武曲贪狼坐命，有道是“武贪不发少年人”，拥有此命格的人从小历经磨难，少年时代过得很辛苦，而且必须只有背井离乡，中年之后方得异路功名。

说句实话张云游母亲算得真的很“灵”，当年的我少不更事，完全没有将她的警语放在心上。直到多年后回溯往事，没想到这句话竟一语成谶，我的少年时代确实命途多舛。

我听完张云游母亲那白日梦呓般的预言，心中充满敬畏和疑惑，但是又不敢妄言，只能似懂非懂地点头称是。好歹面对此番横遭的无妄之灾也算是有了些许启发，我打算返回故乡后的周末便偷偷溜回旧城区那帮“龙兄虎弟”中间搬救兵去，少年时代的我果真如老妇人所言，身边狐朋狗友都不是啥善茬，或许真能在这场“以暴制暴”的群殴中翻转局势。

正当我低头寻思自己出路的时候，张云游母亲突然有些口歪眼斜地抽搐起来，她颤颤巍巍地指着梳妆台右侧一只棕褐色的小瓶子，用眼神示意让我递给她。拿到小瓶的老妇人

此生無望

将瓶中的鬼玩意儿倒入一只洋瓷杯盏中，然后一饮而尽。那是一种琥珀色的神秘液体，散发着柏油般的恶臭，我不禁掩面并露出惊诧的神情。待老妇人气定神闲之后，她向我解释道那是她自制的治疗癫痫的土方，竟然是从鱼腹中获得的天珠为主料，并辅以青礞石、蝎子、蜈蚣和朱砂等研磨成粉，她尝试了很多民间土方都无法缓解她的疾患，这是她根据母亲遗留下的赤脚医生书籍结合一些民间偏方给捯饬出来的。

我听完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从鱼腹中怎么可能掏出天珠，而天珠怎么又能当药来治疗羊角风呢，感觉这位老妇人口中的话真假莫辨，神神叨叨的，心里暗自揣度她似乎不是得了癫痫，应该是失心疯才对。

张云游母亲似乎看出我眼中的异样，她非常严肃地让我凑到她身边，恍若巫蛊神婆那般从白镴小盅倒出一些粉末，然后嘴里碎碎念叨着喴呓般的咒语，用食指蘸了一撮刚才取出的“神秘粉末”，突然在我额前狠狠抹了一道白印，那感觉就像是让我加入敢死队似的，令猝不及防的我吓得魂不守舍。

得到了自己所谓的预言启示，我缓缓从张云游母亲的卧房走出来，此刻早已夜上浓妆，庭院笼罩在惨淡的夜空之下，张云游的弟弟正瘫坐在藤摇椅上打盹，突然就被院子里的动静给惊醒。原来这个憨厚的后生正等待着我呢，今晚我将跟他一起睡在四合院西侧最靠内的那间卧房，张云游则睡在自己那间居中的条件最好的小屋。我正诧异张云游的父亲去哪儿了，那老妇人的卧房也不见他的踪迹，不料却在蓝色大铁门斜对角的窝棚内窥见那老男人的身影，原来他为了给我挪腾出地方，自己临时凑合着搬到那间恰似牛棚般的逼仄陋室度过了一夜。

我的双眼顿时湿润，也不忍心打搅那个已经熟睡的憔悴男人，于是便跟着张云游弟弟去了西侧那间房子。窗外传来蟾蜍和蟋蟀的聒噪声，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睡，颇颜让他帮我一次忙，等待在我第二天走之后再将一个小牛皮纸信封转交给他的父亲。我谎称信封内是一些有关学校的资料，其实在里面塞了一些钱，他们确实太苦了。

第二天晨光熹微时分，邻家院里母鸡的咕咕声透过土墙将我吵醒了过来，支离破碎的光芒透过窗户投射在我脸上，空气中的浮尘在阳光中飞舞。使劲揉了揉眼睛后我便爬起了床，张云游的弟弟早已不知干什么去了，而他老爸则在庭院里扫地，也不曾窥见张云游的身影。看到我走出卧房后，张云游父亲向我投以宽厚的微笑，询问我昨晚休息得怎样，然后带着我进入厨房并给我盛了一碗疙瘩汤。他说那姐弟俩去赶集了，他们准备买一些张云游上学可能用到的东西。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汤里的面疙瘩，一边回应着张云游老爸随意自然的闲谈。他用神秘兮兮的表情望着我，攀问昨天傍晚张云游母亲究竟给我说了什么，我告诉他没什么特殊事情，就是算了一卦，说我可以溜回老家“搬救兵”来化解那场

(10) 关于宿命

“血光之灾”。

张云游父亲似乎还想从我口中得到某些更为隐秘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将老妇人给我卜筮的有关未来命运和栖身之地的预言告诉他，于是搪塞着转移话题，顺带提到了那颗从鱼腹中剖出的天珠。

张云游父亲不禁哑然失笑，然后说那颗天珠是他儿子塞进鱼肚子里的，因为张云游母亲不知缘何，从来不让他们吃鱼。那口大鱼是前村一位老伯给的，张云游弟弟想借机故弄玄虚，便将集市上三五元购得的天珠塞进了鱼肚子里。果不其然，看到胀鼓鼓的鱼腹中竟然能掏出一颗带有黑白相间同心圆和波浪纹的天珠，这不能不说是非同寻常的异象。那一次他们破天荒吃了鱼，后来这种方法就不再灵验了，只要看到家里有人拎着鱼进门，张云游的母亲就像是失心疯发作一样疯狂地挥舞扫帚、砸掷东西将拎鱼的人赶出门外，除非将鱼送人方才罢休。

看来张云游母亲所笃信的那颗鱼腹中偶得的天珠，其背后的“真相”竟然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乌龙事件，但是他们家人谁也没有戳破这个谎言。这位羸弱而憔悴的男人心事重重地说，张云游的母亲没有跟我谈起其他牛鬼蛇神的事情吧，我说好像没有。眼前这位男人轻叹一口气，说张云游的母亲在很年轻的时候由于受了刺激，得了癔症，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着实是个命苦的女人。她虔诚信仰的那些卜筮之术在他看来纯粹是封建迷信和无稽之谈，但是话说回来，多年来他们家总是受困于某些怪力乱神的东西。那些爻筮占卜之术貌似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魔力，那老妇人仿佛早已无法摆脱那些诅咒般的轮回预言，变得冥顽不灵。她曾经有段时期不信邪了，失心疯似乎也好了，于是便将龛牖上某尊神像给砸了，结果当晚就又发疯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妇人疯癫时候经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她曾经像只猴子那样顺着墙壁爬上去，这在平常时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位老妇人还曾将一根木筷子直勾勾立在一碗清水里，让在场的所有人瞠目结舌。最让张云游父亲难以理解的是，曾经在当地祭奠亲人亡魂的日子里，凌晨厨房里所有的盘碟碗盏全部颤栗起来像是要地震似的，张云游母亲突然像是着了魔似的从睡梦中惊醒并大呼别闹了，然后将一只碗给狠狠碟了，没想到厨房里霎时间便安静了。

正当我为张云游父亲口中那些光怪陆离之事而感到惊愕时，那两扇对开的蓝色铁门被推开了，原来是张云游和她弟弟赶集回来了。他弟弟饶有风趣地调侃我正跟他老爸闲聊些什么呢，张云游则有些神色凝重地拎着一袋子东西往背包里装，貌似多是一些土特产和食物啥的，诸如能放置很久的馕和锅盔之类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干果和酸枣。

就这样我和张云游在仓促间告别了她父母和弟弟，然后在正午时分离开了这片荒凉颓败的小村落，踏上了返程的短暂旅途。再后来，按照张云游母亲六爻卜筮的“神谕”，我

此生无望

带着一位名叫周小舟的“死党”趁着周末连夜辗转于这座荒僻小城和周边城镇地界之间，纠集了一面包车由狐朋狗友组成的“敢死队”，周一傍晚便浩浩荡荡杀向了我所就读的那所学校。正如卜筮所预言，没有任何的流血事件发生，两帮准备“以暴制暴”的恶棍们竟然在小酒馆里称兄道弟般喝起了小酒，甚至化干戈为玉帛。

说来也奇怪，自从张云游的母亲在我额间抹了那道“天珠粉”并为我指点迷津之后，那些日子里再也没有往昔那般命途蹇舛的“噩运”前来找上我。自此我终日穿梭在那座灰蒙蒙的小城镇，就这样在故乡清淡平常地度过了高中一年级的惬意时光。

但是这一切最终又被打破，直到高二时爷爷的突然离世对我造成极大的打击，时乖运蹇的我再度身不由己地被迫挟裹进新的命运漩涡之中。